



月光情愫

王永新

喜欢月亮,只是觉得它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听故事,所以它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分外思念它。

刮风下雨的晚上,小孩子是不准出门的。每逢这时,我就会想起月亮。这样风雨飘摇的天气,月亮躲到哪里去了?我拉开屋里的电灯,想看看月亮是不是躲在黑云里。我想问问家里的大人,月亮是不是害怕了?它还会出来吗?可他们各忙各的,没人注意到我的问题。我就这么小心没肺地想下去,一直到有月亮的时候,心里的牵挂才会释怀。

关于月亮的传说,有很多文字记载。我记不了那么多故事,只知道月亮是清冷的,它不像太阳那样炽热,它只会冷静地俯瞰大地。不管人间发生什么悲欢离合,它都是一种神态。奶奶说,它在天上早就看透了人间的一切。也许就是因为月亮这种处事不惊的表现,古往今来,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画,开怀畅饮。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把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一年,一场运动刚刚开始,父亲不能回家。八月十五的晚上,妈妈牵着我的手,沿着父亲往常回家的那条路,早早等在十字路口。清凉的月光下,满心的期待支撑着深情的凝视。路很长很长,风很凉很凉,直到彻骨的失望包裹了全身,才一步一回头地返回。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朦胧的路灯,以及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依然对清涼的月光有一种惬意……

最不能忘怀的是农村的月夜。在乡下插队时,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都舍不得早早入睡。看着浅浅的月光流进村庄,挤进裂缝的门窗,趴在小伙伴身旁。

它就那样趴着,悄无声息,直到睡觉的人翻身醒来。记得一个冬天,我和同伴准备坐队里的拉粪车赶往回家的路。夜很深,也很静,一个低沉的乡音把我们从梦中唤起,坐上了晃晃悠悠的拉粪车。车在路上颠来摆去,驱走了寒冷和困意。月光下看万物,醉醺醺地游荡在朦胧中。心弦被无形地拨动了。我抬头望着月亮,深深地吸气,让寒冷的空气胀满胸膛。我和同伴渐渐兴奋起来,大声说笑着,将少年的浪漫任意抛洒。

那时,生产队常常会在月圆之夜安排到田里干活。月光下,地里的庄稼和白天一样清晰,而且晚上比白天更出活儿。最有意思的是在有月光的夜晚浇地。哗哗的流水被月色染得白晃晃的,与月亮一样亮而反光,不由产生一种想象,是河水把月亮送到身边,月亮离我们并不遥远。有一次,一个男生禁不住月光的诱惑,在水缓缓流进田地时,拉起了小提琴。其实,在平日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他拉的琴声,早已习以为常。可站在万籁俱寂的田野里,月光下传来如泣如诉的琴声,此情此景,谁会不陶醉呢?声音落在水面上,激起一层层的波纹,月色下流光溢彩。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憧憬。面对艰苦的环境,还有什么烦恼放不下呢?

很多年后,在剧院听到这种曲调,触景生情,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月光下的琴声,原来这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失聪的贝多芬,坚强的音乐家,你用心和灵魂勾勒出月光的美,让悲怆和欢欣从生命中流淌,有一种甜甜的、苦苦的人生滋味割舍不断。噢,因为懂

得,才会热泪盈眶。

秋日的月亮格外清亮,是一年中最美的赏月时节。我陪着一位好友在这明晃晃的月夜到大山里住了两个晚上。我们不仅是为了赏月,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我想让她在这里把沉重的寂寞从心里撵走。

我俩借着月光爬上山坡,分别站在一处山包上。向北望去,北山的月亮若隐若现。山顶没有树,光秃秃的石堆被月光照得雪白。她站在那里,逆着光,一动不动,像月光镀亮的雕像。我忍不住喊她,她转过头来,朝向这一边,看不清脸,我们久久对视着,无语。躲开繁华,远离喧闹,在这个深山里的月光下,无论是残破的古城墙,还是四野八荒的风,都可以让我们生出不一样的情感。仰望浩瀚的星空和鬼斧神工般的崇山峻岭,你能感觉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和脆弱。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平坦辽阔的大平原,安放不下一个人的酸甜苦辣,而在这深山旷野中却能激发出对人生的思索。思索的结果就是好好活着就会有意义。即使心中依然会有无奈和挣扎,但是我们看到了通往山外的路在月光下延伸,显得明亮而通畅。月亮渐渐沉下去,夜色更浓了,对面传来她的歌声,我知道,我们是时候回去了。

又是一个月光之夜,我坐在书桌前写完了《月光情愫》。此时天已很晚了,我关掉灯,月色如水。它轻轻拂过我的面颊,拂过我的发丝,像是表达一种情意。一阵小风吹过,有些凉意,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可是不急,这么好的月色要慢慢欣赏,好好享受它的寂静和深情……



喜上眉梢

张敏付作



九三阅兵赋

黄生勳

坤輿矩阵,瀚海龙翔;寥天凌锐,穹宇舟航。时值乙巳之年,九三纪念日至,华夏大祀于戎;且乎乾坤无极,炎黄盛举若狂。天安伟丽,华表云祥;金水毓彩,御桥辅煌。抗战胜利八十年,千古铭记;敬升鸿典几代人,万国朝邦。

观夫仪仗肃穆,礼炮恒赫,军阵恢宏,虎贲骁勇。花坛花柱花篮,异彩纷呈;国旗国徽国歌,同耀煌煌。受阅方队,严阵以待于十里长街;观礼层台,翘首引领千万丈城阙。四十位国际政要观礼,盛世壮举;五万名各界嘉宾见证,高光时刻。

企而朝辉满地,钟鼎排空;铮言若铁,气贯虹虹。十四年奋斗,艰苦卓绝;三千余万死难,悲壮沉雄。卓卓兮时代强音,欣欣兮吟咏乌旭东。微文豪迈,风云激荡;泱泱大国,自信从容。

继而统帅校阅,大简之于车徒;将士激昂,蓄势之于貔貅。振聒世万邦之魄,汽殖民百年之仇;扬坚甲三军之威,施鸿治千载之猷。龙威虎震,排山之力撼五岳;山呼海啸,倒海之势贯九州。

顷刻,号令一声震天地,标兵就位;军乐乍响颤宇寰,风行雷厉。昂首阔步,坚定勇毅;威武雄壮,整齐划一。梯队编成,按作战序列;队形板块,如刀切斧劈。步履铿锵,虽百步而不差分毫;目光如炬,令强虏皆不寒而慄。平型关上有身影,台儿庄前曾捐躯;百团大战人犹在,长沙浴血战旗飘。英雄与功勋同在,历史与现实交集。八十面荣誉旗帜,迎风招展;四十五兵种方队,所向无敌。

俄尔,机械方阵,整装入场;钢铁洪

流,锐不可当。引擎轰鸣,大地颤抖;履带碾压,巨兽震响。国之重器,民之脊梁,兵之利剑,军之阵仗。硬实力、打击力、威慑力,力震东洋宵小;秩序感、科技感、命运感,撼动南亚诸邦。东风快速,陆战之王,舰载弹射,霹雳巨浪。更有信息支援,航天北斗,网络空间,智能高仿。大杀器,高精尖,现行装备;新技术,压舱石,全新亮相。

倏矣,宇泻蓝焰,空现彩弧;机群呼啸,划破穹庐。多机编队,护旗凌空;八零图案,旋翼字符。模块化、体系化编组,机型臻选主战之列;密集型、疏散型配置,战力已是霄壤之殊。龙吟九域,鹏举重霄;迅若雷霆,势如破竹。剑指苍穹,米秒不差;风卷残云,万众惊呼!

值此庄严时刻,昭世宏篇;大国智慧,全球凛然。卢沟枪声犹在耳,南京屠城血还鲜;东北将士腹中草,西南子弟出乡关。鄙矣!日耳曼换成盎格鲁,嗜血成性;大东亚换成环亚太,妄构岛链。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以武止戈,以战止战。”今见得:金戈铁马,碧海蓝天;万众一心,八面威严。“振长策而御宇内”,战略考量;张实力而制台独,民族情缘。破局西方围堵,重塑亚太秩序,团结世界朋友,激励国民信念。从历史悲情到战略自信之时代终结,从卡脖突围到自主发展之硬核答卷。国威军威,凭实力而诠释;东海南海,非亮剑难居安。大国博弈底气,世界和平中坚;王师三军雷动,一统万里江山。

壮哉!



七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感怀

李安文

卢沟晓月鉴沧桑,倭寇寻衅焰嚣张。
平型关前摧神话,台儿庄上斩豺狼。
百团霹雳惊寰宇,四行孤军励八荒。
浴血终雪民族耻,红旗漫卷慰炎黄。

观九三阅兵有感

王秀芳

电视屏幕骤然亮起
一道璀璨光芒
天安门前
长安街上
猎猎战旗迎着东风劲舞
钢铁方阵如奔腾的洪流

他们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步履铿锵
信仰如磐照亮那征途迢迢
劈开晨曦的光芒
似烈火燃烧在胸膛
每一次踏步是震撼大地的鼓点
每一个动作都是整齐划一的诗行
那一道道身影是巍峨的山峰
挺拔的脊梁
坚毅的脸庞写满了忠诚与担当

铁甲闪烁着凛冽的寒光
彰显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战机如银色闪电
呼啸划破天际
拉出绚丽彩烟
绘就壮丽图景
书写盛世华章

震撼
雄壮
威武
高光
彰显中华的伟大
展示着民族的力量
国人为之骄傲振奋

白发老兵眼眶蓄满热泪
孩童挥舞国旗尽情欢畅
纯真笑靥绽放希望光芒
我的胸膛热血如岩浆奔腾
爱国豪情似火山猛烈喷张
在这伟大的时刻
我与祖国同频共振



枫叶



秋色迷人泸沽湖

梁殿忠 摄

轱辘井

薛宏新

都透着舒坦。

那轱辘把儿,油光水滑,不知被多少代人的手掌磨过,留下深浅不一的凹痕。留下印记最深的,是疤痢眼的爹——老赌棍王三。他输狠了,便蹲在井台边的老槐树下,指望看翻本。铜钱儿从他汗津津、粘着泥巴的手里抛出去,落在磨得水亮的青石板上,“当啷啷”一阵脆响,打着滚儿。赢了,他那张枯树皮似的脸便挤出点怪异的笑;输了,眼神便像死鱼肚皮一样灰败。有时输红了眼,他便恨恨地跺那井台,震得轱辘架子微微摇晃,柳罐在井里轻轻磕碰几下井壁,发出空洞的回响。更多时候,他双手死死扼着冰凉的轱辘把儿,指甲缝里嵌满了木刺与汗渍,仿佛那是他沉沦世界里唯一不敢摇晃也摇不动的根基。

年深日久,那轱辘把儿上的油光里,渗进了王三掌心的绝望,留下一道道被指甲抠出的白痕。

赵家奶奶走的那年,天干得邪乎。毒日头悬在当空,白花花一片。地里的土坷垃硬得像石头,一脚踏下去,腾起一股焦糊的烟尘。河沟底早已裂开婴儿拳头宽的口子。村里仅有的几口浅井,淘上来的都是黄泥汤子,稠得插得住筷子。

唯有这槐树下的轱辘老井,柳罐吊上来的水,依旧清冽如初,只是那绞动麻绳的“嘎吱”声更沉更涩了,像老牛拉破车。打水的人,佝偻的脊背几乎要弯成一张弓,绞上一罐水,喘息声粗重得像扯破风箱。清亮的水倒入桶里,那“哗啦”声却似铁锤砸在人心上,沉重无比。人们默默排着队,桶底挨着桶底,连喘息都压得低低的。这井水,成了全村人熬过这场大旱的命脉,每一滴都金贵。

赵家奶奶咽气前,昏迷了一天一夜,嘴唇干裂得翻起白皮,露出一道道血口子。她儿子,铁塔似的汉子,红着眼,端着一碗刚从柳罐里倒出的井水,凑到老娘嘴边,用棉絮蘸湿了那带着井壁寒气的清亮水珠,一遍遍,极其小心地润在那干枯如旱地般的嘴唇上。冰凉的水珠滚落,渗进老人脸上纵横



李家大院与关牧村小学

周俊亭

一天去劳动桥买灯具,在劳动街40号教育胡同,又一次看了位于劳动桥南路东青年公寓后面的李家大院,这个胡同不少房子,包括楼房都打上拆迁字样。听周边的群众说,李家大院周围的建筑马上就要拆迁,为的是保护文物,包括卫河边的老字号中药房。

李家大院在2005年12月被批准为新乡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地名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2022年列为大运河新乡段国家文化公园核心保护对象。

女中音歌唱家、中国音协副主席关牧村,1953年11月6日出生在这里并度过美好的童年。她的姥爷李俊甫是李氏家族成员,住在这个大院。母亲李芳岁从小受父亲疼爱,为她买来钢琴,请来德国外教辅导,后来成了一名音乐教师在牧村小学教音乐。关牧村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她的母亲,她的名字也是因为母亲在牧村教学而起的。有人说她是出生在牧村,这都是误传,实际上是在出生在李家大院。试想,一个大家闺秀,父亲疼爱有加,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在没有医疗卫生条件保障的农村生孩子。关牧村的父亲关绍甄祖籍辽宁沈阳,锡伯族。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是一个师长的副官,新中国成立后在平原日报社工作,后来因为历史问题失业流放到外地。生活无奈全家搬到天津,母亲在她10岁时因病去世,关牧村和弟弟关牧野相依为命,靠拾煤块儿、捡菜叶度日。经历这一段磨难,关牧村发奋努力,从一名工厂宣传队歌手成长为著名歌唱家。当年我在空军天津某部政治部任干事,后来调到空军医院。逢年过节,关牧村随天津市慰问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黑布

鞋,扎一双齐肩的辫子,朴实无华。唱的歌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等。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末,是布匹商李裕达兄弟合建,属两层砖木结构,原来有6个院落,现在只剩下东、西、南3个。2楼有连廊相通,堂屋有地下室。房屋下层全部整石基础,窗户有砖雕。大门向东,是木刻垂花门楼,匾额上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经是教育局所在地,所以胡同的名字叫教育胡同。东院1937年新建,吸收了欧式元素,有砖刻拱券、木雕垂柱连龙,成为新乡民国时期民居典范。

平原路180号原来是红旗区北街小学,与李家大院一墙之隔,2022年更名为关牧村小学。这个学校是1857建校,原名眼光庙学堂,有百年校史,是全国体育示范学校、省乒乓球训练基地。

说到北街小学,不能不让我想起这样一件事。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红旗区文化馆馆长樊艺青是市人大代表。我分管教科文卫工作,她向我反映,北街小学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周边单位厕所粪便溢出流到学校,地上随处可见蛆虫,孩子们上课都是老师穿长腰雨靴背他们上教室。我把樊艺青反映的这个问题,向当时分管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李文生反映后,立即组织了市、区政府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亲临视察,很快形成决议,北街小学由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加高学校地面,新建教学楼。这件事得到学校、教师、家长、社会的一致好评,我也一直铭记在心。2023年1月,李文生病逝,我专门写文章悼念时还提到这件事情。